

典藏大理·第二辑

赵汉兴 著

KUN MING FANG YAN JIE YI
昆明方言解疑



云南民族出版社

典藏大理·第二辑

赵汉兴 著

昆明

KUN MING FANG YAN JIE YI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方言
解疑

云南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昆明方言解疑 / 赵汉兴著.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7. 7

(典藏大理. 第 2 辑)

ISBN 978-7-5367-3712-9

I. 昆… II. ①赵… III. 西南官话—方言研究—昆明市
IV. H1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10276 号

责任编辑	奚寿鼎
装帧设计	何志明
出版发行	云南民族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 170 号云南民族大厦 5 楼 邮编: 650032) http://www.ynbook.com ynbook@vip.163.com
印 制	云南民族印刷厂
开 本	850 mm × 1168 mm 1/32
总 印 张	70
总 字 数	1500 千
版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次
印 数	0001 ~ 2000(套)
总 定 价	200.00 元(全套)
书 号	ISBN 978-7-5367-3712-9/K·975



KUN MING FANG YAN JIE YI
昆明方言解疑

赵汉兴 著

凡 例

一、本书是供观光旅游、商贸来往、回国探亲者了解昆明方言使用，也可供云南的大中学生对照方言，学习普通话使用。

二、本书仅收录普通话与昆明方言对比词语条目 2203 个。

三、本书以 21 个辅音声母和 5 个零声母分别组词归类，以便查阅。

四、本书不用现代汉语拼音的“阴平（-）”“阳平（/）”“上声（V）”“去声（\）”的调号作音标，改用阿拉伯数字作音标，如：“阴平（1）”“阳平（2）”“上声（3）”“去声（4）”，容易掌握。其调值和调型不变。

六、本书用汉字加汉语拼音注音，字头按同声调排在一起。昆明方言的对比语音也是按汉字同声调与前相应排列，如“李、鲤、礼、俚、理”五字，昆明方言都注成“利 li”音，只要读懂同声调中的一个字，就能读出其他音。

七、昆明方言音节无法借用的现代汉语普通话字词读音，用“□”表示，注上方音。

八、本书对比词中，义同音异。昆明方言的汉字音节，只借用普通话读音，构成的词组无意义。如“杜鹃花……独尖花”“打靶……大罢”“居民……基民”“根据……根及”“原来……沿来”“全面……钱弥”等，而“独尖花，大罢，基民，根及，沿来，钱弥”，则无意义。

九、昆明方言对比词读音中，借用的普通话字词，有些是多

音字，即在字后注上该用的音，如“把柄……把（—pa⁴）并”“涣散……环散（—san²）”，“把、散”就是多音字，而只注借用音。

十、普通话已将古入声分别归入四种声调，而昆明方言仍把上声读成去声，去声读成阳平声，平声误为仄声，保留古入声，如“浙 zhè”读“折 zhé”，“毕 bì”读“鼻 bí”，“霍 huò”读“活 huó”，“左 zuǒ”读“坐 zuò”，“斧 fǔ”读“负 fù”等。

十一、昆明方言将普通话音节的现代汉语介音 ü 读成中古介音 i，如“徐 xú”读“媳 xī”，“缘 yú”读“移 yí”；将“u”读成“i”，合口呼变撮口呼，如“全 quán”读“前 qián”，“玉 yù”读“艺 yì”等。

十二、昆明方言中特殊的语音现象，如“全部”叫“把联”，“等一会”叫“磴杭甸”，“聊天”叫“冲壳子”，“丈夫”叫“老倌”，“娶媳妇”叫“讨婆娘”，安宁人叫“蕨菜”为“挂菜”，官渡人把“五”叫“恆 òu”等，不归入辅音声母和零声母内，后作单独立项对比。

十三、[ã] 是 [a] 的鼻化元音。昆明方言一般将 [an] 念成 [ã]，致使元音带上鼻音色彩，不能区分前鼻音 n 和后鼻音 ŋ，元音成为鼻化元音。

目 录

凡例	(1)
----------	-----

昆明方言探源	(1)
--------------	-----

昆明方言与普通话音节对比	(10)
--------------------	------

辅音声母

b	(10)
---------	------

p	(14)
---------	------

m	(16)
---------	------

f	(19)
---------	------

d	(21)
---------	------

t	(25)
---------	------

n	(27)
---------	------

l	(28)
---------	------

j	(33)
---------	------

q	(40)
---------	------

x	(43)
---------	------

g	(48)
---------	------

k	(51)
---------	------

h	(54)
---------	------

z zh	(58)
------------	------

c	ch		(65)
s	sh		(68)
r			(75)

零 声 母

w			(77)
y			(79)
ɑ			(87)
o			(88)
e			(88)

特殊语音		(89)
------	-------	------

白族话中的古汉语词素例考		(93)
--------------	-------	------

后 记		(97)
-----	-------	------

昆明方言探源

汉语是汉民族的语音，也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语。由于历史上社会的分化，这种共同语在各个地区产生了变体，形成多姿多彩的方言。

方言的记录符号是文字，文字的各种不同的语音现象表明了历史发展的痕迹。春秋战国历史将近五百年，各国文字差异很大，不利于记载语言、治理国家，发展文化。“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①。废除六国文字，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大革命。然而，秦始皇只统一了文字，而未能统一语音，便形成了中国后来庞大的方言体系。

在我国十个方言区中，北方方言（官话方言）的使用人口约占使用汉语人口的四分之三以上，昆明话即属于官话方言的次方言区。

昆明方言的构成因素，我认为主要是古移民语音，中原汉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各民族语言交流，地理环境的制约等四个方面。

一、古移民语音。商周时代，云南各少数民族多数分属于昆明夷族群。春秋末至战国初，为了扩张势力，生活在洱海区域的

^① 许慎《说文解字叙》。

一部份昆明《即弥》夷向东部滇池地区迁移，组成叟族^①群体，他们是云南最古老的原住民族。公元前四世纪，楚将庄蹻率兵入滇，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楚国丰富的文化。楚兵与滇叟部落相融合，在滇池地区住下来，推动了生产和文化的发展，沟通了语言。秦始皇即位前后，蜀郡郡守李冰在犍道（今四川宜宾）烧崖浇水，凿石开山，打通滇东北道。西汉时期，大理的张叔、盛览等人去向司马相如授经学赋，对经学赋学有很高的造诣^②，拓宽了“昆明人”的语言范畴。三国时，诸葛亮“渡泸水”出师大理，又东征滇池地区，安定南中，云南各族人民把诸葛亮当作聪明和智慧的化身。东晋初年，爨氏势力由中原迁入滇池地区，统治云南四百多年，与隋唐王朝一直保持着经济文化联系，语言未能产生完全变体。唐天宝五至六年（公元746—747年），南诏王皮罗阁进兵安宁，灭爨氏政权，又派其孙凤迦异至昆川（今昆明）建拓东城，设置鄯阐府，以控制滇东和滇南地区，使之逐渐形成南诏中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名之东京。宋仁宗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为繁荣迤东和迤南，大理国第十一代国王段思廉封高智升为鄯阐侯。南诏大理国在此统治的三百多年间，经济发展，文化进步，使鄯阐成为滇中极繁盛的城邑。公元1253年，元世祖忽必烈攻陷大理，次年又取鄯阐，统一了云南^③，改鄯阐府为中庆路。至公元1276年设昆明县，将之正式定为云南行省的首府。始此，云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从大理移到昆明。明初，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从西安、湖广、四川调集精兵数万入滇屯田，并“移中土大姓以实云南”，随之计有数十万汉族人口跋山涉水，源源不

① 叟族系云南彝族、白族和哈尼族的祖先。

② 《西京杂记》第二。

③ 《元史·世祖本纪》。

绝地从内地迁入云南，形成了各民族大融合，在语言上互相交流，互相补充，互相更替，互相借用，互相印证。大量的汉族人口散居在各地少数民族之中，尽管统治集团内部有斗争，但汉族劳动人民同各少数民族和睦相处，联姻结亲，抵御外侮，共同发展生产，进行文化交流，在语言上保持了既有融合性又有独立性的特点。像古汉语的“奔 bēn”字，有“走”的意思，辅音声母为 b，而彝族叫“走”为“波 po¹”，白族叫“走”为“背 pei¹”，纳西族也叫“走”为“奔 pan¹”，它们的声母均为 b，意义也与古汉语“奔”字完全相同。四川宜宾地区的王场话将“罩住”叫 k' aŋ²，白族话把“盖住”叫 k' aŋ²；王场话将“两手伸开的长度”叫“一 p' ai³”，将“吹捧”叫 t' uan³，将“肉”叫 ka³，与白族话和昆明话音义完全相同。这是否跟东汉末年因苦于频仍战祸而从青衣犍道迁徙到大理的犍人的古语言有关呢？又如广东方言叫“世界”为 sei² kai³ pa³，将“没有”叫“冇 mao³”；白族话也叫“世界”为 sei² kai³ pa³；昆明话和白族话也把“没有”叫“冇”；白族话将“拔”叫“搽 di”，读去声，昆明话也将“拔”叫“搽 di”，读上声，“拔掉”叫“搽掉”；四川话将“妻子”叫“婆娘”，昆明话也叫“婆娘”；楚方言将“没出息”叫“不成器”，将“泥土”叫“泥巴”，与昆明话音义咸同。西安方言将小孩叫“娃娃”，昆明话也叫小孩为“娃娃”。从上述例子看，昆明方言中的许多语素成份都是古移民从内地带来的。

诸多方言区的人口汇集云南，南腔北调，土言俚语，异彩纷呈，他们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的中心就在昆明。各种语音互相对比，又互相融合，丰富和完善了昆明方言。

二、中原汉民族传统文化影响。昆明地区的文化，多数源于中原汉民族传统文化，“从滇池地区出土的旧石器石片，新石器文化陶片，江川李家山和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青铜器及滇王金印

看，均与中原出土的战国前后和秦汉时期的器物相类似^①”。历代王朝的国都均在中原，尤其北京是辽、金、元、明、清五个朝代的都城，历代统治者始终没有放弃对云南边疆的开发和管理，随之用北京话为基础的官话方言来创作的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时期的白话小说等重要文学作品也传进云南。因此，使昆明方言既保留了移民中古语音的稳定性，又攝取消化了中原近古语音的发展性和进步性。白族话将今音 q（泣）仍谓之上古音 k（哭 k' o），昆明话将“去 qù”读成“咳（kɿ³）”，把“敲”读成“康”，“敲锣”叫“康锣”。去和康的声母 q 为今声母，k 为中古声母，昆明话和白族话保留了中古语音。北方话的“鞋 xié”，昆明话却读成“孩 hái”，h 为中古清声母，x 为今辅音声母，故“孩 hái”为“鞋”的中古音。普通话的“水 shuǐ”字，白族话读 ɕy¹，滇南建水、石屏、蒙自一带的汉民族也读 ɕy¹。“水”的中古声母是 x，昆明话不用中古声母 x，而用“水”的今声母 sh 读去声，全降低 1 度，可见其已经脱离了中古声母 x，向“水”的今音 shuǐ 靠近。“枪 qiāng”的中古音是 ciang，中古声母为 c，而与白族话的“枪”的中古语音相同。昆明话则不叫“枪”为 ciang，而读今音 qiāng，可见其已跳出中古语音的羁绊了。

昆明话为北方语系的一个分支，长期以来，它们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元代周德清《中原音韵》一书，是具有代表性的当时北方话的语音系统。《中原音韵》开化了云南的《韵略易通》。而《韵略易通》的改编本又先导于《圆音正考》，其声韵流行在北京话中。明英宗正统七年（公元 1442 年），云南嵩明人兰茂（字廷秀）的《韵略易通》前本，大概是以《中原音韵》等书为兰本撰写的，属北方语音系统。根据云南方言

① 汪宁生：《云南考古》。

改编的《韵略易通》后本，是比兰茂小 43 岁的云南人本悟撰写的，是一本通俗易懂的普及性韵书，“凡篇韵所不载，俗用之不可无者，旁采百家之异同，择善而从之。”颇受北方人，尤其是山东人的喜爱。该书前文《取字相互之例》中，已经有中古声母 $z \cdot g$ 等变成今声母 j 的记录。后来 $z \cdot g$ 等变 j 的记录又见于清朝乾隆八年（公元 1743 年）有人（失名）写的《圆音正考》。在这本书里，尖音和圆音的分辨，即变 j 等的 z 等声母为尖音，变 j 等的 g 等声母为圆音，为北京话中 $z \cdot g$ 等变 j 的最早记录。然而，据此两个世纪前，在本悟的《韵略易通》中，就有 $z \cdot g$ 等变 j 的记录了。如“俊”字由中古音 $ziuen$ 变为今音 $jùn$ ；“今”字由中古音 $giem$ 变为今音 $jīn$ 等，此书对汉语中古语音的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

三、各民族语言交流。云南各少数民族，在商周后分属于昆明（昆弥）、氐羌、百越、百濮族群。自周代以后，这四个族群各自分成大小不等的民族，如乌蛮、白蛮、金齿蛮、银齿蛮、黑齿蛮、蒲蛮。到了唐宋，他们又分化成彝、白、傣、藏、纳西、苗、佤、壮、哈尼、布朗、基诺、德昂、瑶、阿昌、景颇、怒、傈僳等民族。虽有自己的语言，但他们的先民有一部分在上古时代就从黄河流域迁来，史称“湟中羌僰”^①，在他们所应用的语素中，至今仍然保存着古汉语语音的成分，与汉民族有着同源关系，他们在与原住民族的共同生活与交往中，语言互相渗透，互相融合。现代汉语“蕨（ $jué$ ）”的中古声母是 g ，昆明安宁一带的汉族和官渡区阿拉乡的彝族叫“蕨菜”为“挂菜”，白族话也叫“蕨”为“挂”，从而把“蕨”的今声母 j 读成中古声母 g 。白族话将汉语今音 j 为声母的字，都读成中古音 g ，如“江 $jiān$ ”读“工 $gong$ ”，“鸡”读“gie（ $kiε$ ）”，“脚”读“工 $gong$ ”，

①（元）李京《云南志略》。

“今 jīn”读“giem”，“旧 jiù”读“更 giě”等。昆明话亦将有些音节的辅音声母 j 读成 g，如“界”“皆”“街”“阶”“角”等均是。汉语“角 jiǎo”的中古声母乃 g，白族话“角”这个音节的声母也是 g，读“gō (ko¹)”，昆明话也将“角”读成“gu³ (ku³)”。我们从白族话中都能考知大量的汉语古音，如白语音节“泻”的声母不是 x，而是 s，“腹泻”叫 fo¹ sui³；“笑”的声母不是 x，而是 s，“笑 xiào”叫“叟 sou³”；“节”的声母不是 j，而是 g 和 z，“骨节”叫 kua¹ tsei¹；“雪”的声母也不是 x，而是 s。“白雪”叫 pai³ sui¹。以上四个音节“泻骨节雪”的白语声母 sqzs 均为汉语中古语音的声母，至今依然沿用和保留在白族话中，似与今河北方言中的赞皇话相类。k 为中古声母，g 是 k 的今声母，白族话将“狗”叫“框 k' ua¹”，将“泣”叫“k' ou¹”，将“卡 qiǎ”叫“咯 k' a³”昆明话也将卡读成“咯”，“关卡”叫“关咯”，二者相辅相成，同根相连。

汉语中古唇鼻音声母 m，乃“冇”“没”“歿”等字的谐声，皆有“无”意。昆明话将“没有”叫“冇 mào”；白族话将“没有”也叫 man¹；彝、怒、傈僳、纳西等民族语中，“没有”一词的发音基本一致，彝语叫 m¹ sz³；怒语叫 ma³ t̪sou³；傈僳语叫 ma³ t̪sua¹；纳西语叫 m¹ t̪cy¹，皆有“冇”音，以中古唇鼻音 m 为声母。“今 jié”字的中古音是 giem，这是古文字和古方言里谐声平行的现象，白族话中“今”这个音节是 giε，舍去了其平行尾音 m。河南方言将肯定判断词“是”叫“中”，白族话也将“是”叫“中”。江苏省的吴方言将“鸭子”叫 a tsɿ，白族话也叫“鸭子”为 a tsɿ，其声、音、义悉同，体现了云南各少数民族语言同汉语之间多元一体化的形成格局。

共同的语言文字，也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开凿于唐武宗会昌元年（公元 841 年）的剑川石钟山石窟第十二号窟，在其弥勒佛造像须弥座后的题记中，有“仏”“圀”两字，这是

唐武则天时流行的“佛、国”两字的异体字。从昭通孟氏、陆良、曲靖爨氏和安宁的王氏碑刻，到南诏德化碑，剑川石宝山多处题记，南诏图传和张胜温画卷的说明文字，明清时代白族著名学者李元阳、师范、王崧、赵藩等，他们的作品都是用古汉语写成的，证实了早在六朝时期，云南各族人民就已经使用汉字，昆明官话方言也是他们进行社会交往活动的共同语。

四、地理环境的制约。云南在地理形势上与内地有高山峡谷、湍急江河，险关要隘，千山万水阻隔，交通极为不便，不利于民间互相往来，与世隔绝。久而久之，昆明方言无法及时吸收到中原古语音发展环境中出现和流行使用的新语汇成分，而继续因袭中古语音。因此，在昆明方言中，仍然保留着大量的古入声音节。普通话已将古入声分别归入四种声调，而昆明方言仍把入声读成平声，结果将一大半古入声字的普通话读法读错了。如普通话中读去声的“浙 zhè”字，昆明方言读成阳平声“折 zhé”；“克、刻、客 (kè)”这些去声字，均读成阳平声“咳 ké”；把读阴平声的字“跌 diē”读成阳平声“迭 dié”；将“摘 zhāi”读成“宅 zhái”；“瞎 xiā”读成“辖 xiá”等等，其中“浙、克、刻、客、跌、摘、瞎”字便是古入声字。

虽然昆明方言是北方官话方言的一个分支，其基本词汇和语法结构大体相同，语音上也有对应关系，但是它们在构成音节的音素和声调上则有明显的差别。这种差别是：①昆明方言将普通话音节的现代汉语介音 *ü* 读成中古介音 *i*，撮口呼变齐齿呼，如“徐 xú”读“媳 xí”，“聚 jù”读“见 jì”，“缘 yú”读“移 yí”，“宣传 xuān chuán”读成“先传 xiān chuán”，“元帅 yuán shuài”读成“沿帅 yán shuài”，“驯服 xún fú”读成“信服 xìn fú”，“全面 quán miàn”读成“前面 qián miàn”，“拒绝 jù jué”读成“季节 jì jié”，“急剧 jí jù”读成“急及 jí jí”，“须臾 xū yú”读成“西移 xī yí”，“捐献 juān xiàn”读成“阶邪 jiē xié”，“选举 xuǎn

jǔ”读成“先技 xiān jì”，“渔业 yú yè”读成“移你 yí nǐ”，“的确 dí què”读成“的取 dí qǔ”，“旋转 xuán zhuǎn”读成“贤转 xián zhuǎn”，“月历 yuè lì”读成“爷离 yé lí”。把 e 读成 u，开口呼变合口呼，如“科 kē”读“枯 kū”，“可 kě”读“苦 kǔ”，“渴 kě”读“苦 kǔ”，“颀 kē”读“枯 kū”。将 u 读成 i，合口呼变齐齿呼，却没有分辨出圆唇元音和不圆唇元音的差异，如“全 quán”读“前 qián”，“雨 yǔ”读“椅 yǐ”，“玉 yù”读“艺 yì”，“云 yún”读“银 yín”，“晕 yūn”读“阴 yīn”等等。有的将辅音声母 z 读成 c，没有分辨出舌尖前不送气清塞擦音和舌尖前送气清塞擦音的区别，如“族 zú”读“徂 cú”。将辅音声母中的今母 j 读成中古声母 g，没有分辨出舌面音和舌根音的区别。如“界 jiè”读“盖 gài”，“戒、介、诫、届、械”等 jiè 的音节均读成“盖 gài”。有的又将辅音声母 ch 读成 sh，也没有分辨出舌尖后送气清塞擦音和舌尖后清擦音的不同。如“辰 chén”读“神 shén”，又将“鼠 shǔ”读成“杵 chǔ”，又将“项、下”的今音 xiàng 读成中古音“杭 háng”，沿用“项 xiàng”的中古声母 h，把舌面前擦音 x 读成舌根清擦音 h。②昆明方言将普通话中的上声读成去声，去声读成阳平声，平声误为仄声，入声变为阳平。如“米 mǐ”读“秘 mì”，“里 lǐ”读“利 lì”，“罢 bà”读“拔 bá”，“炭 tàn”读“谈 tá”等。③词素的语法意义相同，而昆明方言的表音效果不一样，影响了表意作用。

昆明方言是从古代汉语发展而来的，它们在语音上又有一定的差异。昆明话中有一些特殊的语音现象，如把“老虎”读成“老付”，把“下雨”读成“下椅”，“居民”读成“基民”，“打鱼”读成“大移”，把“等一下”说成“磴杭甸”，把“五”读成“武、舞、务”，官渡话读“五”为“愠 òu”，把“万”读成“外”，把“他，他们”说成“噯 ?ǎi 机”，“不直”叫“歪把斜扭”，还将“买鞋”说成“买孩”，令人大惑不解，甚至会闹出

笑话。词汇上也有特点，普通话的“媳妇”，昆明话叫“婆娘”，“前面”叫“前首”，“后面”叫“后首”，“上面”叫“高上”“上首”，“下面”叫“下首”。“丈夫”叫“老倌”，“什么”叫“哪样”，“哪里”叫“哪点”，“平川”叫“坝子”，“钱”叫“秦”，“倒霉”叫“背时”，“真是”叫“硬是”，“是否”叫“格是”，“全部”叫“把连”，“聊天”叫“冲壳子”，“横竖”叫“红黑”，“娶媳妇”叫“讨婆娘”，形容“不紧密”叫“松垮垮”，形容“人老”叫“老疙疙”等等，比比皆是。

方言是受地域限制的，没有方言，也就没有共同语。而共同语是在方言的基础上产生的，它们之间有着求同存异的关系。但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为了维系整个国家内部的交际，需要一种共同的语言通行于整个社会，汉语普通话便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共同语。

语言是人们交际和思维的重要工具，而五花八门的方言往往又成了各族人民进行社交活动的障碍。用方言阅读汉字，只能因形以见义，不能因形以见音。如果语言之间的障碍不克服，那么就会直接影响思想交流，信息传递，感情联络，友好交往，经济发展，文化进步。为了缩小方言与共同语之间的差别，云南人民学普通话，昆明人更应该学普通话，各类各层次学校的教师在教学中更应该注意昆明方言的习惯性影响，正确认识方言与共同语之间的关系，自觉地促进全民族共同语的交流与发展，沟通五湖四海思路，促进我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密切我国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联系。为了中华民族的共同繁荣，共同进步而努力掌握和应用好共同语。

1990年6月9日